穿行三峡神秘“无人区”

本报记者王丁、韩振

绵延352平方公里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犹如一颗碧绿的明珠，镶嵌在三峡库区腹地。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，发挥着维护生物多样性、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作用。

她与神秘的神农架紧密相连，自身也是一处令人神往的秘境：这里人迹罕至、森林密布，金丝猴、黑熊等珍稀动物时常出没，红豆杉、珙桐等珍稀植物隐秘生长。据统计，这里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达4种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达8种。

日前，记者从巫山县城出发，驱车5个小时，徒步穿行31公里，探访了这片隐匿在三峡库区深处的“无人区”。

“好汉坡”上熊出没

清晨，五里坡自然保护区还笼罩在静谧的氤氲中，记者在当地护林站站长万传阳和高坪村村民王谊洪的带领下，从海拔1200米的巫山县当阳乡高坪村出发，沿着“好汉坡”陡峭的山路，向海拔2200米的山顶“黄竹垭”攀行。一路上，细雨蒙蒙、满目滴翠，一只只鸟儿飞舞其间，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。

万传阳在保护区工作了13年，对五里坡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。据介绍，五里坡当阳乡管护站目前就有40多名护林员，他们每周至少巡山两次。

“过去，这里有一个国有林场和2000多人口的庙堂乡。随着长江生态保护力度加大，国有林场后撤，林场职工由伐木种地转为管护森林；庙堂也实施整乡生态搬迁，现在逐渐成为人迹罕至的地方。”万传阳说。

行至半山腰，一块挂在树上的警示牌出现在眼前，上面醒目地写着“黑熊出没区”。“保护区内经常有黑熊出没，我平时巡山时，常会在那里遇到它们。”万传阳指着不远处的一片山林说，“有一次，我巡山下来，看到一只年幼的黑熊趴在树上，样子非常可爱。”

“黑熊和咱们关系很好，遇上了总会打个招呼，礼貌相让。”王谊洪打趣地说，“它们偶尔也会下山活动，我们很多村民都碰到过黑熊。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很多，村民总结出了跟它们打交道的原则：人不犯它，它不犯人。”

除了黑熊，五里坡也是濒危动物金丝猴的生活地。巡山队员也能碰到金丝猴在山林里玩耍。“它们样子非常乖巧，但又十分胆小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想看到它们，要有足够的运气才行。”万传阳说。

记者带着满心的期待继续前行，不久来到一棵几乎卧着生长的大树跟前。“别看这棵树其貌不扬，这可是有着‘植物大熊猫’之称的珙桐，又叫‘鸽子树’，它喜欢生长在较高海拔的空气阴湿处，每年7月会开出洁白的花朵，就像天空中飞舞着一只只白鸽。”万传阳指着这棵大树说，“保护区内珍稀植物众多，其中仅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就有珙桐、光叶珙桐、红豆杉、南方红豆杉。”

记者依依不舍地告别珙桐，又攀行一小时许，终于抵达海拔2200米左右的山顶“黄竹垭”。登高远眺，山的另一侧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：一望无际的草丛铺就连绵起伏的绿毯，散落的树林在雨雾中勾勒出神秘而美丽的轮廓。

亚高山湿地有遐思

“下面就是20多平方公里的亚高山湿地，湿地里到处是蚂蟥，大家一定要扎紧裤脚，防止蚂蟥叮咬。”万传阳说完，熟练地指导记者将裤脚塞在袜子里，然后首先向湿地走去。

保护区的天气瞬息万变。刚刚还是云雾缭绕，眨眼工夫就下起了毛毛细雨，细雨飘落在草叶上并凝结成滴，剔透得像是一颗颗水晶。湿地里一条条暗流在草丛中相互交错，犹如一根根毛细血管藏在皮肤里。走在湿地里，有时像踩着棉花被，有时要蹚过泥水塘，深深浅浅、摇摇晃晃，十分吃力。

走在前面的王谊洪随手在草丛里拔出几株“青草”，走过来神秘地递给记者。记者接过来仔细观察，它的形状很像小葱，靠上去用鼻子闻了闻，果然有葱味，不禁纳闷：这荒山野岭怎么会有葱？

“这是野葱，味道很不错，能吃。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野葱，来尝尝。”看到记者有些疑惑，王谊洪解释说。记者把野葱放在嘴里尝了尝，果然十分美味。

“一直以来，自然保护区都面临着人与自然怎么相处的问题，可喜的是，现在人们在大自然面前，越来越懂得让步了。”万传阳欣慰地说，因为野葱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，几年前当地考虑过将保护区的野葱采摘后创收，但考虑到会破坏生态就放弃了。

队员巡山时，一出去就是两三天，他们吃住都在荒山野岭，为了不污染生态，会把产生的垃圾都带回去。村民们的环保观念也增强了，每次进山时都把能捡到的垃圾捡走。

湿地里前行约莫两个钟头，路边突然出现一个数百平方米大的天池，美丽的圆弧边际犹如人工开凿一般，盛满清澈见底的池水，一根直径达几十厘米的大树直直地横躺在水底，犹如给天池画出的“直径”。

“这个天池非常神奇，无论大雨还是干旱，一年四季水位保持不变，犹如湿地里的海绵。更神奇的是水下的那根木头，没人知道它在那里待了多少年，也没人知道它来自哪里，天池周围方圆几公里全是灌木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乔木。”万传阳说。

湿地里共有两个这样的天池，这是较大的一个。

继续前行，记者脚下的暗流越来越密，灌进鞋子里的水也越来越冰冷，很难想象现在已经是初夏。村民王谊洪很有经验，他走到旁边的灌木丛里，给记者捡了一根树枝作拐棍，拄着它行走果然轻松了许多。

10多公里长的湿地道路眼看就要走完，一个几亩地大的池塘却“拦住”去路。池塘里，一行行水稻犹如出水芙蓉，茁壮挺立，整齐划一，仿佛人工种植一般。

“这是野生稻田，里面的野生水稻每年都自然出芽、开花、结穗，周而复始。没人知道稻种哪里来，也没人知道为何唯独在这里生长，生长了多少年。”万传阳娓娓道来，“因为太多谜解不开，人们就说水稻是神仙种的，所以又称这里叫‘神仙稻田’。”

小溪谷里寻“惊喜”

绕过“神仙稻田”，很快就进入了灌木丛，地势也开始上扬。一条数米宽的小溪自山坡上急速流过，溪水里乱石丛生，石头上长满绿油油的青苔。万传阳带着记者跳入溪沟，踩着乱石，拄着拐棍，一蹦一跳缓慢行走。好在石头上的青苔并不湿滑，否则难免要摔不少跟头。

大雨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，溪流也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急。王谊洪忽然停下、蹲在石头上向清澈的溪水里凝望，似乎在搜寻着什么。

“这里有娃娃鱼。”王谊洪缓缓站起身来，带着神秘的笑容比划着说，“溪水里有野生娃娃鱼，大的有10多厘米长。”记者环顾四周，浓密的灌木、清澈的溪水、阴冷的气候……看来这里真是娃娃鱼的天堂。

虽然没能亲眼见到娃娃鱼，但记者并不失望，沿着溪谷继续前行。这时，王谊洪突然发现溪谷旁边的一处草丛在耸动。便走上跟前，用树枝轻轻拨开，里面露出一只毛茸茸的动物尾巴。

王谊洪弯下身，轻轻地捏住尾巴往上一提，一只萌萌的土拨鼠出现在记者面前。这只土拨鼠有10多厘米长，长得肥肥胖胖，看到记者似乎并不害怕，淡定地东张西望。王谊洪把它放在地上，它不慌不忙地在记者脚下找了一块草地，埋头打起洞来，不一会儿就钻到了地下。

这是记者第一次看到土拨鼠，原以为只有在澳大利亚才能见到的小动物，居然在长江边上的五里坡自然保护区有了近距离接触，这让记者兴奋不已。

在溪谷里行走两个钟头后，万传阳带着记者跳出溪沟，沿着灌木丛陡然上行，为了不致滑倒，记者必须手脚并用，借助身边每一个可以抓住的物体。又攀行一个钟头，终于爬上一处长满蒿草的山坡。

“这个地方叫凉风垭，既是此行的最高点，也是终点了。”万传阳介绍说，凉风垭海拔2300米左右，再往前走就是陡峭的山崖，因为下雨路滑，行人无法行走。山崖下就是数公里长的铁磁沟，沟内遍布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红豆杉。

“穿过铁磁沟，就到达了庙堂乡，它是全国首个整乡生态搬迁乡，全乡2000多人搬到外面居住，原先居住的地方交给野生动植物了。”万传阳介绍说，庙堂乡有一棵亚洲第二大的铁坚油杉，为了保护这棵油杉树不被水淹，附近一座水电站的水位下降了50米。

▲5月24日，新华社记者在无人区内的亚高山湿地行进。摄影：本报记者王丁

庙堂乡里话生态

海拔1200米以上的庙堂乡，地处巫山县东北端，曾被称为“重庆第一穷乡”。这里距离县城165公里，境内山高坡陡，沟壑纵横，全乡仅有3000余亩贫瘠耕地，粮食亩产仅250公斤左右，群众世世代代生活在贫困之中。

2008年，为了保护庙堂的青山绿水，让当地群众摆脱贫困，巫山县启动整乡生态扶贫搬迁，每名村民补助6000元安置费。一年时间内，2000多名村民搬出深山，只有20余人留守庙堂，庙堂乡也变更为庙堂村。

王安辉是庙堂村的党支部书记，他本来也已经搬离了庙堂村，因为工作需要，又回到村里“留守”。“现在的环境比10年前好太多了！”他用手指着溪水说，“你们看，虽然刚下过雨，河水都能清澈见底，以前这水浑得厉害！”

他又抬头指着山坡上的梯田说：“以前山坡全被村民开垦成农田种了粮食，秋收过后满眼光秃秃的，现在山上种满了树，一年四季都是绿茵茵的。”

在小溪边上，记者看到了被誉为“亚洲第二”的千年古树铁坚油杉，它长得高大挺拔，苍劲葱郁。古树边立的一块牌子上显示：这棵油杉树龄已有1000年，树高28.6米，胸径2.3米，冠幅达480平方米。为此，人们冠之以绿色“活化石”的美称。

王安辉告诉记者，当地为了保护一棵千年古树，不惜增加2000万元投资，更改了水电站建设方案。2006年，巫山县决定开发后溪河水利资源修建一座水电站。按照最初建设方案，这棵千年古树必须搬迁，而古树太大，搬迁后势必难以成活，经过审慎研究，当地最终修改电站建设方案：将一级水库改为二级水库，高坝改为低坝，减少落差50米，这使投资增加2000万元，建成后的电站年收益减少100万元。

记者随王安辉来到村子中心，那里依旧空空荡荡，人烟稀少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正在晒太阳的村民田礼会。56岁的田礼会看到记者，十分激动，热情地从家里端出了凳子，跟记者在门口拉起了家常。“以前庙堂居住人口多，为了吃饭不得不向大山要粮食，漫山遍野都是梯田，还是不能填饱肚子。”田礼会说，“生态搬迁，符合老百姓的心愿，所以政府一号召，村民就纷纷搬走了。”

“以前是大自然给人让住处，现在是人给大自然腾地方。在巫山，为大自然腾地方的不仅是庙堂乡。”巫山县县长曹邦兴说，该县近年来各类生态移民达3万多人，越来越多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了“无人区”，在长江上游发挥着维护物种多样性和保护涵养水土的作用。

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市，正在建设和五里坡一样的58个自然保护区，构架起保护长江的生态屏障。当地还正在积极争取打造三峡库区国家公园，只为这一片山更绿，这一池水更清。